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八〇一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聲明作廢

敝人因一時不慎，於去年冬天，在本村——寧武四區懷道村——將四七年九月十五日行署所發之榮行字第一七〇號壹等榮譽軍人撫卹證遺失，除向政府申請補領新證外，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秦子明

本人不慎於今年古曆一月十一日在本村——孝義六區侯家山——遺失皮包一個，內除本幣一萬五千元、米票二斤二兩外，並將一九四號殘證証書一紙遺失，除向政府補領新證外，特此聲明作廢。

寶發貴

我晉南前綫指揮部發言人
警告臨汾放毒蔣閻匪
城破之後我決嚴懲放毒之首犯

（新華社晉南前綫二十二日急電）困據臨汾孤城之蔣閻匪軍，昨晚竟對我前綫某陣地施放毒氣，我軍一部中毒，嘔吐不已，經救治後，現已痊癒。蔣閻匪此次放毒暴行，乃係蓄意已久早有準備者，最近我攻佔臨汾東關戰鬥中，即曾繳獲閻匪六十六師三十七年四月四日飭令部屬施放毒氣之副參字第一一一七號代電，轉發閻匪所發「放毒絕應注意點」一文件中稱：「本劑係一種有臭氣且帶揮發性之毒液體，性強力猛，令人畏懼，普通在攝氏表二十度以下時（如現時之地道暗壕內），其毒性可保持六小時以上，對於人類有催淚、窒息、嘔吐等性，在百萬分之一時（與空氣作比），可使人流淚不止，在五十萬分之一時，在三秒至三十秒的時間，可使人瞎眼，在八十分之一時，十分鐘內可令人窒息而死。」晉南前綫指揮部發言人頃就此對臨汾蔣閻匪軍提出嚴重警告：如匪等膽敢再有此種違反國際公法之暴行，本軍決將採取有效手段對付，其一切後果，應由蔣閻匪軍指揮官負責，並且城破之後，我軍決將放毒之首犯嚴加懲辦，定不寬貸。

突襲閻匪解原據點
六分區地武殲敵百餘

（本報訊）軍息：六分區地方部隊於十七日突襲忻縣城西北十五里之閻匪解原據點，生俘匪偽鄉公所及先鋒隊等五十四名，斃傷六十名，繳步槍十七支，輕機槍二挺，輕砲七門，自行車六輛，馬一匹，其他物資文件一部，並解放被捕羣衆九人。

又訊：六分區地方部隊一部於四月六日深入敵縱深之陽曲七區野雞院，將匪第三號碉堡攻克，守敵六十八師四團二連一個班全部被殲，俘敵三名，跳崖跌死二名，繳輕機槍一挺，輕砲一門，子彈二百餘發。我無傷亡。

八分區地武某部在汾陽
擊退搶糧閻匪三個團
交城縣大隊殲敵十名

（新華社晉中二十一日電）本月六日汾陽閻匪四十五師以三個團兵力，向我汾陽三、八區搶糧，被我地武某部迎頭痛擊，狼狽逃竄。八區某村民兵配合部隊英勇打擊閻匪，在莊子村打散正在村內休息的閻匪「國民兵」五十餘人，奪回牲口九頭，當即歸還羣衆。同日，交城縣大隊在交城邊山某地伏擊閻匪披底鄉鄉公所及「北山大隊」，戰鬥三十分鐘，斃傷敵五名，活捉五名，繳步槍三支，子彈四十五發，手榴彈二十三枚，並擊潰閻匪七十一師二一三團兩個連的增援。

府谷一區四鄉
翻身農民踴躍參軍

（府谷訊）一區四鄉四山村僱工石七十五，從小攬工受苦，家裏無產無地，這次調劑土地，給他分了十垧好地，他高興的參了軍，他說：「咱過去少吃沒穿，如今政府給分下地，又分下口糧籽種，不是解放軍，這些東西夢也夢不見，我要參軍去打蔣匪，把蔣匪消滅了，才能保住這好日子。」韓莊村貧農韓樹保分得土地後，把家裏事情安頓給兄弟，也自動報名參軍。該鄉在二十天中，就有十二名青年農民自動報名參軍。（李鈞）

神府七區三鄉有餘糧的農民
借出糧食幫災民渡荒
代表委員劉生斌軍屬任建忠起了帶頭作用

（神府訊）七區三鄉張家溝村婦代表委員劉生斌，過去曾擔任鄉委員九年，去年臘月又被羣衆選爲鄉代表委員，今年春耕時，他看見貧苦農民沒有籽種口糧，就自動借出穀籽五斗，穀糠四石，幫助貧苦農民生產。在立功軍屬任建忠，看見鄉村張家溝的人很窮苦，也自願借出穀籽六斗，黑豆籽五斗，糠五石，交該村農代會發給張家溝村。在他們這種互助精神下，推動了該鄉十個自然村（共十二個）的五十五戶中農和十二戶貧農，把自己長餘的糧食，互借出穀米八斗八升、雜食六石零七升半、穀糠三十二石三斗、菜二百一十斤、籽種穀籽二石五斗、黑豆籽二石二斗、春麥籽四斗五升、豌豆籽八斗、扁豆籽五斗五升，借給十二個村子的一百五十六戶貧苦農民，羣衆都很高興。互助中特別照顧了貧苦村子。如趙家溝村全村二十七戶（一〇四口人），有十戶餓的很厲害，就互借給穀米一斗六升，粗糧六斗六升。張家溝村全村十一戶（九十五口人），餓的沒辦法，又沒籽種，互借給口糧粗糧九斗、糠八石、籽種一石一斗。該村貧農楊士永、楊德成說：「如果不是大家幫助，我們村眞是很危險，今年的一升米眞頂往年的幾升，我們永遠忘不了你們的好處。」（李向濱）

翻身農民要求辦學校
崞縣農會縣政府決定
民辦公助恢復小學
長樂等村小學已復課

（崞縣訊）本縣自去年土改後，各學校均已停頓，今春土地已分配完畢，貧苦農民並分得了衣服、牲畜、口糧等果實，已打下翻身的基礎。都積極要求辦學校，到處農民說：「咱們從小窮的唸不起書，當了一輩子睜眼瞎，受了一輩子剝削。現在咱們翻了身，咱的娃娃們唸幾天書吧！」「咱們多受點苦沒關係，不要害娃娃們一輩子！」「咱們的子弟們有了文才，咱們天下才能坐穩！」縣農會與縣政府，當即根據羣衆要求，向各級農會與政府發出指示：在農民自願原則下，以民辦公助方針恢復小學，教員暫由各村自行聘請，經農會審查。教學內容以加強階級教育，提高政治認識與文化學習並顧，並學習生產知識。現六區長樂等村小學業已恢復，男女學生四五十人，每日除上課外，並學習紡織，羣衆非常滿意。

（又訊）爲了培養農民知識份子，訓練農村教師，縣農會縣政府決定在城內建立一所高小，並附設師範。由縣農會盧夢同志兼任校長。現已發出招生廣告，預計五月中旬即可開課。（崞）

西北我軍乘勝挺進
克西蘭公路要衝邠縣
活捉敵少將指揮官及少將保安司令

（新華社西北二十二日電）解放軍乘勝向西蘭公路挺進，十九日晨又攻克邠縣縣城，殲滅守敵二千人，生俘匪邠縣指揮部少將指揮官呂璋、偽陝西省第七區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喬維森、上校副保安司令張樹南、邠縣縣長薛賓海、聯勤一六九部糧秣供應處處長謝爾升、聯勤三二四兵站中校站長李飛等以下一千六百九十四名，斃傷匪暫二旅五團二營少校營長沈鄉金以下二百七十八名。繳獲迫擊砲二門、六零砲五門、輕重機槍四十五挺、衝鋒槍十七支、長短槍九百七十七支、砲彈一千二百餘發、子彈十七萬零二千發、汽車六輛、電台四部、電話機二十四部（內總機五部），另繳獲麥子三千石、麵粉一千九百二十五袋、蔣幣一萬萬元及其他物資甚多。按邠縣城位於西安西北一百六十公里，當西蘭公路之要衝，爲蔣匪陝甘邊境軍事與交通要鎮及重要補給站。

寺嵐黃土坡合作社
大力幫助群衆生產
歷年來貫徹發展生產方針得到羣衆擁護

（寺嵐訊）二區黃土坡村合作社，大力爲羣衆解決春耕中的各種困難。根據上月二十七日代表會上的討論，合作社決定今年無利貸給羣衆莜麥籽五十石、扁豆籽十石、小黃芥籽一石（都是小石）、麻籽（牛料）二千斤（已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五推銷給羣衆麻籽三萬五千斤）、拌莜麥籽用的拍油一千斤、燒酒二百十七斤、鏵五十個，並派合作社木匠一人，到各自然村幫羣衆掏犁等，等秋後公議還工資。該行政村得到合作社這樣的大力幫助，再加上一部份鬥爭果實，農民今春的生產困難，即可適當解決，並可抽出鬥爭果實二十大石米幫助災荒嚴重的村子。按黃土坡合作社，成立於四四年九月，歷年來以發展生產、解決羣衆生產困難爲方針，收買推銷土產，換回羣衆必需品，得到廣大羣衆愛戴與擁護，合作社本身也得到鞏固與發展。合作社初成立時，是個僅有九個人、九頭毛驢參加的小型運輸合作。當時得到公家投資二萬四千元，跑了一冬，春耕結賬獲利八萬三千元，分了一次紅。當時因爲春耕開始，有三人退出，僅留六頭毛驢繼續跑，根據需要，收買羣衆中的破鍋爛鐵，到河保變換回鏵子，並馱拍油解決拌莜麥籽，買棉花扶助婦女紡織，製了四十多架紡車無利貸給羣衆。因爲羣衆得到合作社利益，所以社員很迅速增加到百餘戶，一百七十股，資本增加了五萬元，成爲一個羣衆性的合作社了。第二年春耕開始，一些貧苦農民缺乏種籽，紛紛向合作社借貸。這年合作社共貸出莜麥籽五十石，胡麻二十石。青黃不接口糧困難時，合作社在貿易局幫助下從五寨買回糧食一百二十石，發動羣衆掏藥材換口糧。秋後增加油房一座，水磨一盤。四六年又貸給羣衆種籽六十石，四七年貸給八十石，並給羣衆販買回耕牛毛驢四十多頭。去冬土改開始，羣衆顧不上交送公糧，合作社代公家交四千斤（帶運費），合作社交公二千斤，給羣衆節省出很多人力、畜力，歷年來又給貧苦羣衆解決生產上給二百斤。該社歷年來除在生產上給羣衆很大幫助外，股分了四次紅，分發莜麥二百七十石。（江歐）

郭家灘代表委員會 領導羣衆鬧各業生產

發展河運，煤工生活有了保證

（本報保德訊）一區郭家灘行政村代表委員會，領導羣衆加緊鬧生產渡荒。除農業生產外，全行政村沿河水手工人以四隻船爲中心，組織了四個合作拉船運炭小組，每船七人。鐵匠鋪、郭家灘農會並從果實中借出六石米給他們作運輸資本，每隻船每次可裝炭一萬五千斤（需八斗米資本），運到黑峪口能賣三石米，除去往返費用和木錢淨賺一石四斗，每人可分紅利二斗，生活困難得到解決。河運一發展，煤炭有了銷路，許多推炭、挖炭的工人生活也有了保證。郭家灘、鐵匠鋪四個炭窰有五十八個工人，每人平均一天挖炭一千斤，可賣五萬元，能買到二升半小米。炭的產量一增加，每日由炭窰往黃河邊推炭的人便多起來，僅鐵匠鋪一地就有五十人，一天推十五馱，就可賺到二升米。鐵匠鋪代表石二不浪，還組織了一個熬硝組，有十二個人參加，現已熬硝六十多斤，賣三十斤，共賣了三石七斗小米。此外，全行政村在合作社領導下，還有十五架織布機織布，除陳家梁一架是從貿易局領紗，其餘全是織本村婦女勤下的綫子。鐵匠鋪一天有四架機子織布，九十架紡車紡綫，每天可紡十斤綫子，除六斤綫供布機使用外，尚可餘四斤綫到貿易局換回棉花，她們每織一個三丈布便可賺到三斤半米，劉芝元從去年到現在除自己一人穿吃外，還積存下一石二斗米。在羣衆積極領導下，郭家灘自然村一百七十戶人家，平均每戶由各業生產中，每天有二三小升至三小升米的收入。（星朗）

神府二區及時貸糧後 準備移走戶又安家生產

有些村莊貸糧中沒通過貧農團農會 不該貸給的也貸給了

（神府訊）二區春耕貸糧工作結束，召開鄉長會議，進行檢查總結。據檢查：該區共貸出糧食、籽種九十九石八斗多，幫助九十八戶（佔全區二四六戶的百分之三九．七）貧苦農民，解決了當前口糧及一部夏田籽種。佃家梁鄉院牛（四口人）借得貸糧二斗，生產信心提高，他說：「咱跌倒要自己往起爬，政府扶咱，就更要起的做些。」先把貸糧存起，自己去給人家打短，創開籽種。四鄉楊家墕（十四戶），給五戶貧苦農民貸米五斗一升，已幫助他們種夏田十四垧、黑豆八垧。由於及時貸糧，停止了部分災民向外移出，三鄉石板上李銀捨（五口人），家無一犁地，借糧前開好介紹信要去山西，已經走了出去，聽說貸糧又返回來，借得貸糧三斗五升，並調劑給土地二十六垧，現他夏田已全部種上，正忙着按種黑豆。一戶劉家山馮六六，原初打算過山西，將十垧土地全部賣出，並要把窯院也賣掉，經政府貸米一斗後，他把租出的地又收回，開始鬧自己的生產，婆姨亦忙着往地裏送糞。張家莊張瑞英的婆姨，自借到貸糧後，她即參加開荒，現已掏過兩垧地。此外，並將一〇六戶要餓的都安置住了。各地羣衆都喜歡的說：「要不是政府扶這一下，不要說鬧生產，餓也差不多餓死了。」但是在這次貸糧工作中，有些村莊沒有深入調查，以致有不應貸而貸給了的。據檢查，四鄉葛府（河畔村，比較活路多些），全村的七五戶中，貸糧的就有五十戶，其中有十二戶就不用貸糧。該鄉鄉長馬志孝同志在會上檢討原因說：「農會主任郭茂虎從鄉上開會回來，沒有調查，沒有在貧農團及農會上略吵，即在大會上宣佈貸糧數字，並讓大家提出誰家該吃，因該村是父子村，幹部與羣衆都有情面關係，一口氣就提了五十戶，他就馬馬虎虎的貸出去了。」三鄉楊家茆，五鄉井河梁也犯了這種毛病。還有個別村莊發生了浪費現象，白鬟鄉的白戴由、白六兒拿貸糧吃大煙（已將貸糧收回農會）。白換子也不把貸糧用於生產，在過清明節吃了糕，有人問他婆姨，他婆姨還說：「吃完了，公家又給借呀，怕甚！」經這次檢查後，決定對錯的要收回來，鄉長們也於十八日分頭下鄉，全力領導羣衆生產救災。

神木五區六鄉 盡力解決生產困難

（神木訊）五區六鄉調劑完土地，鄉農會、鄉政府便集中全力轉入解決生產中的困難問題。首先在貸款未發放前，儘先爭取全鄉夏田提前種上，即將去冬鬥爭出之糧換六石八斗四升，調換成莞豆、麥籽等，發給七十二戶開不了犁的最貧苦農民。另一方面由鄉農會、貧僱農小組發動起羣衆性的互助，動員出甘糧一石多，借給安不住家準備移走的農民，使其立家種地。近又得到政府借貸米八石多、莞豆籽一石、莜麥籽一石、水麥籽五斗，經鄉農會具備研究，依據各村羣衆生產的不同情況，發放給一百零八戶勤勞貧農，幫助他們按時種上，並從四戶地主、富農中拿出耕牛二條、毛驢三頭，分給十三戶羣衆，扶助其生產。各種困難獲得解決後，羣衆生產情緒增高，貧農趙科科、任仲科四家分到土地四十垧，每口人又得救濟糧八升，合夥調劑了耕牛一頭，他們即積極開起變工組。胡家梁劉金金、青楊嶺高德德等借了莞豆籽和口糧來以後，也忙着趕耕完夏田。新選出之鄉農會主任李三信，熱心幫助高仲武、高貴厚兩家（勞動不好）耕上二垧莞豆，並給其管理救濟糧，防止浪費，督促參加生產。（賀長光）

李茂德等三人 歡歡喜喜歸隊了

（神池訊）大嚴備鄉貧農李茂德等三同志，於正月自願參軍，訓練不久，就成了機槍射手，過河參加了兩三次戰鬥。上次部隊出發時，李茂德因對家中生活不放心，就於三月二十四日晚開小差回到家裏，住了七天，了解到給他家中分了三垧頭等好地（三口人共有了十五垧好地）、分了一口鍋、一床頭等好被子，還幫助了三斗八升糧，代耕牛具也安排好了，他回來時，正是農會討論給他家解決口糧，他女人也很好勞動。他了解到這些情況，覺得自己作錯了，叫他女人向村長杜根堯同志聲明，要求給他介紹歸隊去，經杜根堯同志給他解釋安慰，叫他把家中生活安排好，看有些甚困難。在安排期間，他到外村沒走的高三長、張先后兩個新戰士家裏，動員他們一起歸隊，並將隊伍裏的生活情形，和農會對他家中照顧的事實，向新戰士家裏人詳細介紹，那兩個新戰士聽到都很高興，於十四日和李茂德一同集中到村公所，農會請他們吃了油糕，他們三個很歡喜的跟隨到分區報名去了。（張學古）

神府白雲鄉工作團 說服羣衆停止「打會」 節省下粮食用於救災生產

（神府訊）二區六鄉白雲鄉村，歷年舊曆三月三要在九龍山（該村寺廟）打「平安會」，擺設派飯吃和尚的「卡糕」，浪費現象很嚴重，今年雖因災荒嚴重，該村羣衆仍擺設「平安會」，已集中起小米九十多斤，其中並有四十七個貸糧戶八十三口人，拿出四十一斤半貸米參加。該地工作團發現後，立即前去召集羣衆開會討論，勸告停止這件事情，起先有些老年人說：「不去卡糕，就保護不住全村人的安全。」工作團同志耐心的解釋，說明迷信是舊社會地主階級壓迫統治人民故意製造下來嚇唬人的，翻身只有靠勞動生產，才能有吃有穿，靠別的都不行，並以算賬方式解釋浪費的害處，經過大家很長時的爭吵，才逐漸從思想上打通，接受了工作團的建議，如有的說：「政府貸糧是爲渡命、鬧生產哩！這樣糟蹋就不對」，「神鬼是假的，看餓肚子比甚也怕，還是要好好勞動節約哩！」接着，大家就把集中起來的糧食原份分回各家，決心用到生產上去。會後，羣衆反映：不是工作團的話，不只浪費這九十斤米，還要耽誤一半天生產，每家得拿萬數八千愬子去「敬神」，細算起來眞是省下不少。（馮衛民、暨、楊生本、秦延祿）

兩種代耕辦法那種好？

安月村固定包耕 谷地宇派軍勤耕種

（本報訊）工作團採振羣同志報導：興縣三區賀家會行政村所屬安月、谷地宇兩自然村，對優軍代耕採用兩種不同的辦法。安月村軍屬張斗增家，三口人，兩個小孩，沒有勞動力，經羣衆討論，決定代耕十垧地，辦法是：每垧地許六個人工（頂軍勤），每人包耕半垧，下種時以地塊爲單位，自由組合耕種，鋤的時候，自取方便，想組合，合到底，不想合，各鋤各的，高尚文、張巨體等四人組合包種兩垧夏田，已種上麥子、莞豆了，張海德、趙尚富等組合了八個人，包耕四垧，計劃種穀子，各人將包耕土地具體決定後，又選出一個人負責檢查，不能把地荒了，到秋收後看包耕人自己種的地能產多少，包耕地也交多少（按普通說）柴草歸軍屬，除了這樣包耕外，張斗增家自己還種二分水地、半垧瓜菜地，燒的柴，由他胞兄供給（減除他胞兄的軍勤）。這樣，這家軍屬的生活就有保障了。谷地宇代耕是採取另一種辦法，該村軍屬魏海體，同樣是三口人，也是種耕十垧地，他們不是專人包耕，而是選出一個負責領導的人，由全村派軍勤耕鋤，也沒有具體產量標準，秋收後打多少交多少。魏明全說：「這種辦法最馬虎，實際做起來派誰誰不到，到了也作務不好。據歷年代耕經驗證明，這種代耕辦法，沒有具體的組織，地種不好，軍屬生活沒保障，幹部派人務地時不好派。」現在，賀家會行政村的代耕工作，正在研究改進。

陽曲三區羣衆關心報紙 通訊組織正在發展

（陽曲訊）三區自去冬土改以來，全區十一個行政村已有八個行政村建立通訊小組，報紙一到村裏，工作團同志就給羣衆讀報。解家塔在改訂成份中寫了稿子，登出來了，羣衆捧着看着唸了又唸。他們說：「咱也登出稿來了！」大南坪頭篇「幫助難民安家」的稿子登出來，羣衆情緒很高。馬連咀行政村代表會，選出楊雙全、張四只等組織通訊小組，他們讀了解家塔的消息，當即寫了一篇稿子。嶺沙岩代表胡永全回村就說：「人家解家塔登出報來了，咱們很快寫上一篇，咱們過去做了很多事沒登報。」火山村的通訊工作和讀報組、黑板報結合，先從黑板報登，再稿給報社，現在正由工作團同志組織和幫助各村寫起。（何俊森）

靜樂刁兒溝群衆 刨草根頂草又頂料

（靜樂訊）三區刁兒溝是個山地村莊，三月份全村農民在開會討論組織生產時，大家都感到草料困難，當時有些人就沒吃的了。會上提出動員全村人刨根子（綿羊頭碎子），有些人沒信心，貧農邱根福就介紹他刨根子經驗：「我那年攬工回來，初安置牛具，少草缺料，刨根子就解決了問題，牛喂根子能頂料，我一春沒有誤了種地，牛也喂好了，還省下八斗黑豆料，解決我家四口人的口糧。」大家聽了他的介紹，第二天就出動了男女老少廿一個人去刨，刨回八百多斤。一個大人，每天能刨八九十斤到百餘斤，小娃娃也能刨三四十斤。從此天天增加人去刨，全村只二十九戶，就有五十八人去刨，七天共刨下一萬三千多斤，計算一下，可以解決二十頭牛的草。王玉小老漢刨了七八天，刨下八百來斤，但是他只缺草三百斤，於是就將多餘的五百來斤賣掉，每百斤換五升糧。趙林年家也是用根子換回三斗五升糧。因爲根子能換口糧，女人娃娃繼續刨，男人上午耕地，下午回來也刨。（白顯明、王富富）

岱岳市農會 招待過路難民食宿

願安家的分給土地安家

（新華社綏蒙電）山陰岱岳市農會，熱情招待過路難民。忻縣閻匪統治區無法生存的農民，近一月來，紛紛逃來解放區，我左雲等地收麥後，難民們紛紛出口去謀生，每天路過岱岳市的人很多。岱岳農民看到他們拖兒帶女，面黃肌瘦，即寄以無限的同情，予以照顧與安置。凡路過的難民給燒水喝，每人發半斤小米，如因天晚住夜時，每頓仍供給小米半斤，並開給窯餘。縣府並撥出一大石糧，專爲招待他們。現共招待過他們吃的有一百多人。其中少數願在岱岳住的，便安置他們生產，分給一份土地、房院、牲口、傢具、農具等物。被安置在該市的李雙泉，是忻縣東樓村人，去年打了八石細糧，就被閻匪搶去四石四斗，使他吃了一冬，開春他帶着三口人逃來解放區，現在得到適當安置，他非常高興。（苗峯）

膠濟中段我縱橫掃蕩
拔除濰昌安外圍據點
八天殲匪二千克據點七十多處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二日電）解放軍向膠濟路中段昌（樂）濰（縣）安（丘）外圍地區展開掃蕩戰，二至九日八天內，殲匪二千餘名，拔除匪據點七十餘處，現昌、濰、安等地蔣匪已被我緊緊包圍。二日至三日，解放軍清剿昌樂縣境，殲滅匪臨朐流亡縣政府與縣保安大隊等部，活捉匪臨朐縣黨部書記長蔡子成以下五百餘名。四日，又在昌樂南郊殲匪一部，活捉匪昌樂縣黨部委員高岩生等多名。同時，解放軍另部亦在昌、濰、安中間地區進行掃蕩，蔣匪堅壘逃竄。迄八日止，各部解放軍共拔除膠濟路濰縣及其兩側之譚家坊子、東周街、東西稻田、朱留店、夾河、河西鎮、符山、安山等大小據點五十餘處。九日，解放軍復突入濰（縣）坊（子）地區，連克九龍山、樓稻園、臥龍橋等匪據點二十餘處，殲匪省保六總十一團兩個連及偽八區人民自衛總隊一個排，活捉三百三十五名。以上各次戰鬥，共繳獲小砲兩門、輕機槍九挺、長短槍二百七十七支、汽車一輛、匪鈔七千八百七十餘萬元、彈藥一部。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二日電）解放軍擊退由膠濟路東西兩端出犯之蔣匪。七日，解放軍一部在即墨西北八十餘里楊穆莊，擊退由即墨城北犯之蔣匪整六十四師一五六旅、一五九旅及整二師五十七旅三個旅，斃傷匪二百餘名，餘匪向南潰逃。十日，解放軍另部在靈山東麓東北之大營官莊、蔡家莊一綫，迎擊由濟南東犯之匪五個營，稍經接觸，匪即西逃。

俘八百八十九名，斃傷四百十二名，繳獲迫擊砲、六零砲各一門，擲彈筒六個，輕機槍三十五挺，衝鋒機槍十八支，長短槍五百十三支，子彈三萬餘發，軍用物資一部。

冀東地武保護春耕
主動出擊殲敵一千三百

（新華社冀東二十二日電）冀東地方武裝主動出擊，保護春耕。三日，西綫地方兵團於攻克通（縣）三（河）公路上蔣匪據點夏店（又稱夏墊）鎮後，乘勝擴大戰果，連續收復尹家溝等三匪據點，全部肅清東起三河近郊、西至胡莊間近五十里地區殘匪，使龜縮三河及馬莊子（三河西三里）兩據點的殘匪益形孤立。四日，通縣地方武裝奇襲永樂店守敵，全殲匪首龐德富以下一百零一名。五日，我海防大隊兩棲游擊隊在豐（潤）南縣九區高莊一帶，擊潰偽警第二大隊，殲敵八十餘名。各地民兵則展開爆破運動，上月二十八日，豐南民兵小隊在北寧鐵路開平至古冶間連續炸毀敵火車兩列，車頭一個。總計至上月二十八日至本月十日，以上各地人民武裝殲敵一千三百零一名，內生

向各校師生書面道歉
北平蔣匪懾於學運威力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據外國通訊十九日報導：蔣匪懾於學生羣衆運動威力，上週由匪北平市長何思源、警備司令陳繼承出面，對最近蔣特的逮捕及其他暴行向各校師生提出書面道歉，現除北京大學與北平師院兩校學生仍堅持反壓迫罷課外，其餘學校業已復課。

簡訊

南京長江中發現一學生屍體，經查明係河南人，「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因沒有錢繳學費，被迫投河自殺。中大學生聞訊後，成群結隊的前往江邊致哀，學生憤激與不安的情緒，正在增長不已。

上海蔣幣又慘跌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外國通訊社消息：二十日，上海黑市蔣幣又慘跌，美鈔每元漲達七十五萬，黃金每兩為四千五百萬。美國半官方的美聯社也承認：「測度一九四六至四七年中國（指蔣匪）通貨膨脹的一個良好的實際法則，就是法幣（指蔣幣）每隔六十天貶值百分之百，而在近來，則是三十天貶值百分之百。」

意反動派醜態百出
大選中舞弊、恫嚇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羅馬訊：加斯貝利反動政府指使「基督教民主黨」與「天主教行動黨」的特務們在大選中拚命施行舞弊及各種陰謀，妄圖使這次大選成為合乎他們利益的偽選。他們强迫害傳染病及重病的人前往投基督教民主黨的票，有幾個害重病的人在投票後當場死掉。教師和尼姑幾乎每人都使用假票，或一人持有兩三張選票。反動的天主教組織十八日曾對羅馬私人住宅打了十萬次電話，威嚇人們如果不投票，就不給家庭的「死靈魂」升天堂，不給他們辦理結婚，或埋葬等等。同時，加斯貝利政府內長謝爾巴仿效墨索里尼「社會治安條例」，下令從十九日投票結束後起，禁止舉行任何會議及在街頭或戶內聚集，並强迫一切工廠及機關職工從十九日起「休假」三天，企圖以此在內政部特設機構結算選票時，實行其「放手幹」的陰謀。加斯貝利的御用報紙，同時大肆造謠，說人民民主陣綫佈置了一個「計劃」，即舉行示威遊行，以便取消選舉的結果。人民民主陣綫主席團之一莫蘭（勞工民主黨）加以揭發稱：「這些謠言，適足表現反動派破壞公共和平的企圖」。

美帝扶植日閥政權復活
此項活動已與蔣匪建立特殊聯系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上海訊：最近此間關於美帝扶植日本軍閥政權復活的計劃，又有詳細的消息，並且美國此項活動，已與蔣介石政府建立了特殊的聯系。據可靠方面傳來：麥克阿瑟總部為了要在日本建立完全符合美國帝國主義需要的政府，已經獲得美國政府的批准，現正計劃撤出日本最反動的政客和軍閥來組織這樣的政府。為此目的，麥克阿瑟總部曾和前日本首相宇垣、若槻、岡田、米內等以及前自由黨首領鳩山進行了談判，據稱，在談判中，這些日本反動首腦除歡迎這一計劃外，並要求減輕對東條等的處分和釋放其他戰犯如安藤、西尾、多田、下村等人，此項要求已獲得美方同意，故西尾、多田等戰犯現已釋放，並依照美軍總部的指示，日本已在進行恢復這批反動軍閥政客社會地位的宣傳。由於麥克阿瑟總部的介紹，日本軍閥代表與蔣介石政府已經取得密切聯系，其中鳩山與蔣介石政府駐日代表的關係尤堪注目，鳩山用於此項活動的費用，據傳每日達五十萬日圓之譜。在同一反動目標下，形式上已經分散的日本著名法西斯恐怖團體「黑龍會」，現亦在麥克阿瑟總部指示下積極展開活動。

救死求生與反法西斯結合
平津兩萬師生團結鬥爭
革命情緒在蔣區群衆中日益高漲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綜合報導：上月底開始的平津反飢餓、反壓迫學潮，迄今已逾三週，先後捲入者計有北平的北大、清華、燕京、中法大學、北平師院、華北學院、北平研究院、朝陽學院、鐵路學院、藝專及惠中女中、高中部，天津的南開、北洋大學和河北工學院，共十四個院校，參加師生總數約兩萬。

這次學潮是在反飢餓的基礎上爆發的。年初以來，平津各校師生即不斷展開要求全面公費及提高待遇的鬥爭，但蔣匪政府反而在其偽國大開幕前夕，於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解散華北學聯，遂進而迫使平津學界把反對法西斯壓迫的政治鬥爭與救死求生的經濟鬥爭結合起來。上月二十九日，北平各校學生代表千餘人，在北大舉行的抗議集會，宣告這次正義運動的正式開始，會上，各校學生不顧蔣匪武裝軍警的包圍恫嚇，猛烈抨擊蔣匪偽「國大」，並放映著名的「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影片，反映了革命情緒在蔣區羣衆中日益高漲。接着，北大、清華、燕京、師院、中法五大學學生同時宣佈，為保衛學聯，自四月三日起，南開與河北工院宣佈自四日起，北洋則自六日起，各罷課三天。各校在罷課期間，紛紛舉行「保衛學聯控訴大會」，並發表宣言，表明保衛學聯決心，呼籲社會各界的支助。清華、燕京兩大學學生且於四月二日起，即聯合組成三十多個控訴小組，分訪教授，懇請同情。南開大學與決定罷課同時，成立「南開學生自治會保衛學聯委員會」，致函該校校長張伯苓，請其向蔣府提出嚴重抗議，並向世界學聯呼籲。各大學學生保衛學聯反抗壓迫的鬥爭，獲得各校教授與職員工役的廣泛支持，許多教授親自參加三月二十九日的示威集會，發表抨擊蔣介石獨裁內戰政策的演說。北大某教授對外籍記者表示學生運動是壓不下去的，即令解散組織，學生仍將繼續。在各校學生反壓迫罷課開始後，北大、清華兩大學講師、助教、職員、工友、校警和北平研究院研究生共二千餘人，即自四月六日起舉行聯合罷教、罷研、罷工、罷崗三天，要求緊配兩袋麵粉及改善待遇，並以此支援各校學生的反壓迫鬥爭。清華全體教授及北大工學院教授，亦自六日起罷教三天，以表示對講師助教的同情，而天津北洋、南開兩大學全體講師、助教，亦為要求改善待遇，自六日起罷課三天。七日晨，南開校醫主任李廷光因生活逼迫而投河自殺，更激進了各校教職員救死求生的決心。

當平津五院校教職員研究生與工警宣佈罷教、罷研、罷職、罷工之後，各校學生即紛紛延長罷課，以至為支援，並繼續要求蔣匪當局收回解散學聯成命。清華、北大自六日起延長三天，燕大延長一天，南開自六日起延長三天。同時，華北學院、北平藝專亦為抗議蔣匪佔住該校宿舍，自六日起罷課三天，燕大及惠中女中高中部教職員亦於八日宣佈參加罷教一天。至此，運動已成為各校師生團結一致的鬥爭。

自各校學生舉行聯合罷課後，北平蔣匪特務即在師院及北大等校行兇，南開女生朱竹英（前誤為朱祖英）亦於五日晚集會後為蔣特毆傷。八日，北平蔣特五六十人復圖入華北學院，槍傷學生黃成先、湯又新等多人，將姚烟、趙學勤等八人捕去，並搶劫財物甚多。平市各校學生對此異常憤慨；九日晨，即舉行八千餘人的反壓迫大示威遊行，將蔣匪北平行轅團團包圍，高舉受傷同學血衣，齊呼「反壓迫」口號，並高唱號召人民起來，對外實（指美帝）壓迫」的雄壯歌曲，示威堅持達十一小時之久，直蔣匪被迫釋放被捕八學生，始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後，此次參加示威者，除包括朝陽及鐵路兩學院，蔣匪

在學生大示威之後，蔣匪特務於十一日全體出動，叫囂吶喊，直奔北大，闖入打學生，並搜查教授宿舍，是激起了各校師生的更堅決，校學生以堅持罷課回答蔣匪，體教授則宣佈自十二日起罷職，燕京全體教職員（包括教授及校務委員）除決定繼課外，並聯名發表宣言，指務暴行，使「我們感到難以教育工作」。各校師生已一結自衛的必要，清華、北大大學生已聯合教職員，並於式組成「安全委員會」，以暴力迫害。各校學生與教授助教、職員、工友、校警的，一致行動，不但反映蔣區運動的社會基礎已更加擴大了蔣介石匪幫在政治上的徹

越盟軍進逼西貢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西貢訊：越盟軍近已直逼法帝統治越南的心臟地區西貢。法帝當局因越盟游擊隊逼迫西貢堤岸周圍，大為恐慌，已於十七日正式宣佈，西岸堤岸近郊之戒嚴令提早施行，由過去之午後八時起改為自午後七時至次晨五時止。據悉：西貢已可聽到越盟攻擊部隊的迫擊砲與排槍聲。

日惹數千群衆
怒斥荷帝代表團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各方訊：十三日，荷帝代表團一行自赴日惹，當火車駛抵波克巴卡爾車站時，數千名羣衆蜂擁包圍車廂，不准該代表團下車，荷帝代表團團長印尼民族敗類魏卓摩卓（按即荷印臨時聯邦傀儡政府副總理，係印尼人民公敵，荷穆克奴役統助手之時，聯邦政表，聯邦當局斥。在，代表團且被痛毆一致聲言尼的完全爭到底。警察對羣表同情，干涉。

國際援助民主希臘大會閉幕
希臨時民主政府賀電表示
將戰鬥到解放全希臘為止

（新華社陝北電）巴黎訊：四月十日在此間召援助民主希臘大會，於通過一連串援助希臘人民，於十二日閉幕。會上，各國和各民族代表，相一致抨擊英美之干涉政策，成「希臘」民以深切臨總時，宣讀希臘臨時民主政府的賀電，該賀臘人民英勇戰鬥的氣概。電文說：「希臘人民正義勢力進行艱苦而正義的鬥爭，帝國主義在希臘與破壞的種子，他們干涉的結果，使得希臘人民人民失了生命，有六萬多人被關進監獄與集中營自由。我們將戰鬥到底，直到解放全希臘為止。希臘人民與臨時民主政府保證，全世界人民是和一致的。」大會號召全世界人民給他們以物質與精，並決定成立委員會，以與各國援助民主希臘委聯樂。

無底的苦海

——忻縣閻佔區人民生活慘狀記實——

歸[illegible]

「同志，我們那地方的人可是活不下去了！」這是從忻縣城南閻匪統治區的難民逃到我解放區後說的，帶着血與淚的話。

「同志，我們那地方真是無底的苦海呀！」面黃飢瘦的人們，扭、背着破爛的行李，拉抱着幼小的兒女，一見到我民主政府人員後，即悲憤地控訴着閻匪血腥統治的罪行。

一、「亂棍處死」

被閻區農民叫做「三眼閻君」的「三人小組」是閻匪在農村中對農民進行黑暗特務統治的「得意工具」。由「特派員」「村長（或鄉長）」「隊長」——都是受過訓練的特務，組成三人小組，有生殺予奪之權，隨便可以給任何人按個「莫須有」的罪名，用「亂棍處死」。

寨上村長杜來金，不知盤剝勒索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去冬，杜來金要村中攤款一百元白洋，田三問了句「做甚用？」杜來金就和特派員杜雙成密謀陷害田三，今年二月初，在豆羅開的全鄉「鄉民大會」上，說田三「通八路」，要亂棍打死，台下被迫開會的人們，只有閉上眼睛，痛心地聽着一棍一棍的打下去，田三就這樣慘死了。在這一次被打死的除了田三還有上河邊村六十八歲的老農民韓林觸，罪名是「對八路軍熱，對晉綏軍（閻匪）虛」；還有不知姓名的，一共六個人。

二、兩個人不敢在街上說話

被迫給閻匪支差的人，肚子餓了，却不敢說餓，說個「餓」字，就說你是「造謠份子」「擾亂人心」，是「思想不正」、「僞裝」。在寨上、在蘇村、在一切閻匪統治的地方，兩個人不敢在街上說話，每個村莊的街道上都是死寂無人。豆槐村的農民們常常在夜間睡覺時發覺個外有人偷聽，慢慢地使人明白了：這是匪徒們的所謂「骨幹」「同志會員」在聽你[illegible]間睡下和自己女人說些什麼，調查你是不是「僞裝」，思想是否「純正」。

三、六個支差的地方

耕種的季節來到了，而在閻佔區田野裏，却看不到耕作的農民，間或有人，也是年老的婦女和骨瘦如柴的兒童用小鐝挖撅蒜条回去煮了充飢。

寨上村滿共有五十戶上下的人家，每天有六個支差的地方，共要去三十多個人。

一處是在城周每天伺着各村被抓來的農民，從早到晚抄戰壕，餓了吃往嘴裏送一口紅皮窩窩，被監工的看見，棒子就會落在頭頂、脊背上。

另一處是離寨上十五里的石嶺關上，每天集中着無數的人們，在一里長的斜坡上搬運着石塊，給匪軍們修築碉堡。人們停一步，低頭在袖口上拭一下汗，立刻會遭到一頓皮鞭的毒打。

更遠的一處是到離寨上四十里陽曲縣屬的北井村修鐵路，自帶枕木；八尺長，六、八寸的厚和寬。寨上是個貧脊的小村，那有這樣多木料呢？閻匪便強迫他們拆房。

還有，在寨上村南七八里路南山頂上，住有一排匪軍，每天要十幾擔水。寨上村和其它五個村的人們，把五里高的徒坡掏成無數級階梯，在凜冽的風雪中，在陰雨的泥濘中，從山底往山頂上送水。

年輕的婦女則被迫去公路上做工。

整個的寨上村只石滿喜家有一條牛，牛要頂牛差，每天被迫出去給匪徒們拉炭送糧，村長原先說一天賺一元二毛白洋，但拉了個個多月，婆姨娃娃哭喊着沒飯吃，石滿喜找到村長，不僅沒要回一文錢，反而被打傷眼睛，他女人跑去拉勸，左臂被打得到現在還操作不靈便。

四、「無底洞」

六石村離城二十里，有四、五百戶人家，在去年秋收時閻匪鄉村人員每天趕上三十多輛大車去「徵糧」，站在場邊等着打完裝走，農民們眼巴巴地看着一年辛勞所得無幾的食糧，被搶光、被拉走，怒火在眼中燃燒，辛酸的淚水卻只有往肚裏嚥，那個敢嘴響。慢慢地農民們謀出用不打乾淨的辦法來默默地反抗着，每天等匪徒們從上午到太陽落，一車車裝滿走了，趁月夜把沒打淨的莊戶偷着搶藏。幾天後被敵人發覺了，立即每天增加到七十輛大車，帶上「先鋒隊」、「自衛隊」來打場，一直繼續了五十多天，把村中糧食刮了個淨光，但這樣並沒有填滿這個「無底洞」，匪六石鄉長爲了逼交「欠糧」，常拿着一根四尺多長的木板，叫「斷一[illegible]」，誰交不出糧就打，並說：「先賣箱櫃後賣衣，賣了傢具賣婆姨；誰家交不起，打死十個八個沒關係。」寨上村長更無恥的說：「閻主席（閻匪錫山）說在晉西南樹皮都吃光了，這裏樹皮還多哪。」實際連柔杯粗的小樹都被「徵」去修工事了，那還有什麼樹皮可剝！

寨上村農民石三海，六十五歲，四口人，種坡地二十七畝（內有租種的十畝），往年打糧八、九石，去年天旱麻粟沒下種，只收糜穀五石多（大石），他的負擔是：應納糧銀九錢四分八，合麥三石零八升一合，隨馬料四斗五升五合，附加一石零四升二合八，優待糧六斗，補助米是根據閻匪鄉村人員的多少來決定，物資糧（代購糧）洋布一疋合白洋九十元，沒麥子交雜糧三折一。計算下來除物資糧補助糧外，五石多糧食全都交出尚欠二石多。一家自去年秋吃紅皮到逃難出來沒見過一粒米，十來歲的娃娃因腸燥大便不下，每大便就要哭一次。一開春就開始個小蒜吃，沒鹽更沒油，白水煮的吃，少吃餓的不行，多吃，先腿肚後脹肚，把人臉色吃的發青了。

衙村農民王保子女人，家有十來畝地，去年遭年饉，沒打下糧，被派下五石麥子，交不起，被逼得拆賣了十一間房子，還沒頂夠。王玉毛拿了一條僅有的曲綢單褲，換了三升糧送到村公所，回到家喘息未定，村兵就站在院中吆喊：「趕快交欠糧。」逯家莊張四元被逼上了吊，匡村邢有元跳了井，村人打撈邢的屍首時，在另一眼井中又撈出六具新屍，有女也有男，都是一個原因——交不出糧食。牧莊的郭先智頭天夜晚應承下次日全數交齊，但在天未亮就跳井死了，匪徒們到郭新陽家，郭早在半夜吊死在房樑上……。白石村盧忠娃女人，因交不起糧，和不到六歲的孩子一齊喝了杏仁水，孩子幸而遇救，而孩子的媽媽竟拋下這無人撫養的孤兒死去了……。

五、可惡的「補助糧」

閻匪除了用「徵糧」，「田賦糧」，「附加糧」，「物資糧（代購糧）」，「優待糧」等等繁雜的名目勒索人民外，還有一種是可惡的「補助糧」。「補助糧」是給閻匪鄉村人員的薪米。鄉長、鄉特派員、秘書、隊長、隊副，每人每月一石四斗，每兩村設一指導員，每月一石二，上士鄉警二十餘人，每人每月七斗三。村長、村特派員、隊長，每人每月六斗，書記二人，村兵一人，每人每月四斗，鄉吃鄉，村吃村，這是一筆多麼可惡的鶴虫啊！把一層層繁重的負担重重地壓在人民的肩上。石三海在正月冷凍的天氣，因交不出「補助糧」被吊起，脊背上壓了一塊重重的石頭，一連死了三次，最後吊在冷房裏關了三天禁閉。石四被吊在樹上成了個殘廢。

六、總有一天會回去的

閻佔區人民在閻匪殘酷統治下，無法生活，就向我民主自由幸福的解放區逃來，閻佔區的每個村莊都有閻墻堡門，白日黑夜都有把口子的，但堡門關得再牢，卻關不住遭受苦難的人們的心。×村的人們悄悄地計議着「不能活，尋個活法吧」，「在下去不打死也餓死，反正是死」，岳滿元等五家廿口人在二月十五日夜裏，偷偷出了村繞開敵據點（白石村），衝過了封鎖綫，天將明走上忻州解放區的邊緣——西社村時，當地羣衆給騰出了暖家，端來了滾熱的米湯和熱騰騰的米窩窩，讓給了娃娃們兩個白麵饃饃。區上王同志也趕來慰問。石二忙感激地說：「我半年沒有見米的面了！」

我民主政府已設立了一座難民招待所，難民到達後，大口每日小米一斤，小口半斤，並調劑土地，貸給籽種，幫助他們安一個臨時的家。難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心：「長不了，總有一天解放軍會解放了咱的地方，咱再回家生產。」

四月八日

生產知識

種大蔴子的一點經驗

劉津海

大蔴子對我們的軍火生產用處很大，今年行署公佈生產獎勵辦法上，指出種大蔴子受獎勵，按通常產量的八扣計徵公糧。同時，種大蔴子比一般穀物不多費工夫，地畔上也能種植，因此，我們應該多種大蔴子。

據臨縣青涼寺指導員王應元同志（農民出身）談，穀雨前後種大蔴子最好，先把大蔴籽用尿拌濕，把大蔴籽上的紅嘴嘴扣掉，這樣好捉苗，又快出土，長的也好。大蔴子長大後，可多鋤幾次，鋤一次往上結一層大蔴子圪蛋蛋。到七月，大蔴子長的大了，就往川支拐心，拐心長大，就不結圪蛋子了，長出來的圪蛋子也朽落地，多成不了事。最好讓老漢漢和婆姨小孩子們打卡掉大蔴子拐心，大蔴子圪蛋就結的多，榨的油也多。

雞毛信

湯洛

從上村轉下來一封信，插兩根雞毛，皮皮上寫着「萬萬火急」。村長把信交給雙虎，說：「小[illegible]，快把這信送給游擊隊去。」雙虎問：「游擊隊在那裏？」村長悄悄說：「到梢山劉家節打問去，那裏有人和你說。」雙虎接過來，拿了攔羊鏟，懷裏揣了兩個「窩窩」，一股勁去了。

從村子到梢山，三十里路，要過一條大川，走十五里長的溝，還要翻兩架山。

雙虎十六歲，看去也不過十四歲。個子低，心眼活，腔很就有辦法。他出了村子，便一邊走，一邊唱起小曲子來。

上好了刺刀拉開了栓，

梢林裏好打游擊戰。

……

雙虎越唱越高興，越走越有勁，不覺到了大川。這裏離敵人的據點不到十里路。雙虎向左右望了一下，又摸摸懷裏的信，順着一條水渠，一口氣跑過去。剛要進一條金溝，忽聽得有哈哈的笑聲和咯咯的雞叫聲，從金溝裏傳出來。雙虎吃了一驚，心想：「不好！怕是敵人。」趕忙用攔羊鏟在地上挖了個坑，把雞毛信放進去，用土埋起來，在上面拉了一堆屎。正在東褲帶，四個蔣匪提着兩隻雞、幾個包袱，到了雙虎面前。明晃晃的刺刀指着雙虎，問：「幹啥的？」雙虎不慌不忙的說：「攔羊的。」蔣匪大喝道：「[illegible]！攔羊的不趕羊，不是探消息就是送信的，」手[illegible]。」雙虎把手舉得高高的說：「我丟了一隻羊，正尋哩！」一個蔣匪走過來，把雙虎渾身上下搜了一遍，什麼也沒有。另一個就在草林裏、石頭底下，遍地尋找，還是什麼也沒有。一個就說：「[illegible]！把他帶回連部去！」

雙虎被帶進據點，交到連部。匪軍連長問了問，就不耐煩的對司務長說：「去！送他到灶房去，先住幾天。」雙虎說：「官長，我才十四咧，不能做……」連長擺一擺手：「去！去！」就把他[illegible]了。

司務長把雙虎帶到灶房裏，扔給他一件破黃衣，要他套在身上，就走了。雙虎坐在灶火跟前，想到那封雞毛信，還沒交到游擊隊，不知要誤多少事，心裏真着急。

第二天清早，伙夫叫他去擔水，又給他一小筐豆芽子，說：「把這洗一下。」雙虎心裏一陣高興，心想：這回可以逃跑了，伙夫接着說：「村裏有水池子，可不致到村外去！」

雙虎去擔水，向村外邊望了望，有哨兵站着崗。他慢慢的擔水，忽然想出了辦法，就趕忙把水擔放在池邊，把豆芽子往池倒，提着空籃籃往村外去了。站崗的問：「幹啥的？」雙虎大的說：「你問幹啥？給連長拔青菜去！」哨兵再沒問二句話，直向河灣去了。

到了河灣，雙虎把籃籃一撩，黃衣服脫下來，急忙挖出雞毛信，一直往梢山跑去。

跑上山，雙虎剛坐下休息，聽得身後槍栓「嘩啦」一響，接着喊：「不准動！」雙虎嚇了一跳，心想：「這一下壞啦！」可是一看，卻是游擊隊上的社狗娃，雙虎高興的跳起來，把手裏的舉起，說：「快收鷄毛信。」